



西冶手造,致敬“一带一路”

——刘持君大师琉璃骆驼技艺解析(下)

□ 刘培国

四

骆驼躯干完成,要换吹杆,俗语叫粘嘞。

用另一根吹杆粘住骆驼的另一端,断掉使用的吹杆连接,塑形骆驼的躯干前部。一敲吹杆,使骆驼从吹杆断开的动作叫粘嘞。嘞,就是嘞的一声,敲下来。

粘嘞以后,以新吹杆持料回窑炉加温,回工作台塑前腿,一如旧法。躯干一段是一个开放的口腔,使用一些发明、改良的工具,用传统热成型所没有过的技法,塑造出骆驼的驼峰,这是一个奇妙的工艺,也是第一项核心机密技术。塑形躯干以后,还要使用专用工具,让骆驼空腔既密闭,又与外部空气相通,以备整个躯干、头尾合拢后膨胀的气体有地方溢出,保证作品不至变形。这是第二项核心机密工艺。这套流程下来,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。二三十斤重的琉璃料变幻在手掌之间,体能的付出显而易见,有时不得不需要助手配合。从右臂上厚厚的石棉衣袖我们看到,这一溜操作都是在熟药六七百度的高温下进行,热辐射可想而知。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完成美的创作,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。何况,里头还有作者的构思水平、造型能力,好在,诚如刘持君所说,多年的历练早已把塑形技艺刻入肌肉记忆中去了。

再进行一次粘嘞,这次粘嘞是粘在肚子侧面。

接下来就是从保温箱取出做好的配件,粘接头部、尾巴。喷枪加温使四足变软站立在一个平面上。作品完成,旋即进入有升降温曲线、最高点470度的退火窑,经过三天的退温消除琉璃应力。出退火窑的作品经过冷加



工,使用50目至600目抛光粉,依次抛光,去掉最后一次粘嘞留下的“疤痕”,一件栩栩如生的骆驼就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五

可见,“琉璃骆驼”采用了几种琉璃制造工艺,包括吹制、热雕塑、灯工、冷加工、保温、退温等等,主体工艺是吹制。

吹制工艺最早由西方发明。中国吹制技术出现晚于西方,博山大街出土的玻璃制品有空心的,是利用空心玻璃管作为“母杆”吹制鼓当等工艺品、玩具。鼓当这个儿童玩具出现在《婴戏图》等很多宋代绘画作品中。吹制较大体量的玻璃器物则使用铁质空心吹杆,孙廷铨《琉璃》篇里明确记载了有“空之属”和“实之属”。“空之属”就是通过吹制技术得来。《琉璃》篇说:“琉璃之贵者为青帘……其次为泡灯、鱼蚌、葫芦、砚滴、佛眼、轩轳镜、火珠、簪器、鼓当,皆空之属……受之者管也,授之以隙,纳气而中空,使口得为功,管之力也。乍出于火,涣然流离,就管矣,未就口也。

急则流,缓则凝,旋而转之,授以风轮,使不流不凝,手之力也。”吹杆在不断旋转,使料器保持稳定状态,以便于塑形。“施气焉,壮则裂,弱则偏,调其气而消息之。气行而喉舌皆不知,则大不裂、小不偏,口之力也。”接下来,孙廷铨先生笔法一转,对热成型技工进行了精彩的描写:“吹圆球(原文为毬)者抗之,吹胆瓶(原文为瞻瓶)者坠之,一俯一仰,漫气为圆,微气为长,身如朽株,首如鼗鼓(táo gǔ,有柄的小鼓。以木贯之,摇之作声。古祭礼用的一种乐器。博山人称拨浪鼓),项之力也。”吹圆球的时候要管子朝上仰着吹,吹胆瓶时则吹管朝下俯吹,一个上仰一个下俯,大力吹气时得圆球,少许吹气时得悬胆,身子稳如树桩也好,头颅动若拨浪鼓来回摇动也好,都赖于脖子的功夫,煞是生动,是工艺著作中罕见的文笔。故,《颜山杂记》书成后经过80年即乾隆十年,震泽人杨复吉在编辑《昭代丛书续集》时,就把《琉璃》从《颜山杂记》中摘了出来,编入《昭代丛书续集》,并给它取了一个新的篇名叫《琉璃志》。杨复吉本人还在这段

文字后面写了一条跋语:“此孙文定公《颜山物产志》之一也。文法奇崛,酷肖郢善长《水经注》间作韵语,又似郭景纯《山海经图赞》。超心炼冶,笔端具有化工。”

张维用先生查证,乾隆年间造办处有个西突厥玻璃匠纪文,在琉璃厂“大窑”吹制“大玻璃器”,那是典型的吹制了。造办处琉璃厂素有博山琉璃工匠服役,道光年间,曾在琉璃厂服役的博山工匠张坤、李克成领取饷银的支单上写明“吹琉璃匠”,可见博山琉璃吹制技艺自此始。1904年官商合办的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造平板玻璃公司——博山玻璃公司,就是使用“吹泡摊片法”生产平板玻璃。

琉璃骆驼的烧制,让我们看到了博山琉璃传统热成型技艺的发展与创新,在实现与国际玻璃艺术再融合的潮流中的新突破。

刘持君2015年进入西冶工坊从事琉璃吹制等技艺的深入研发,2018年成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,2019年成为美国玻璃艺术协会会员,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工艺品委员会聘为特聘艺术家。在2015年9月中国(博山)第四届琉璃文化艺术节琉璃艺术设计创新大赛中,《千年击鞠》琉璃作品获得金奖。参与制作的琉璃花器《天鹅》2015年9月登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宴。2017年5月5日,北京“一带一路”高峰论坛摆上《琉璃驼队》。其作品《荷合之美》获得2019年“金凤凰”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银奖。欣慰的是,刘持君的技艺在有序传承,迄今,他已先后课徒五名,其中中国美院在读博士一名,山工艺硕士研究生一名,另外三名徒弟现在依然坚守在琉璃热成型一线岗位。

山花也灿烂

□ 俞海云

爱花者,因人而异,各有彼此。而我,是花都爱。要问为什么,应该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吧。我的家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。春夏之际,暖风和煦,山花遍野,杂然交错,斑斓绚烂。

每次回家,小伙伴们都会采些含苞欲放的山花,插在盛满清水的玻璃瓶里,让那鲜活灵动的气息长久些。

是土则生,有水则长,山花生命力顽强。过几天,山花焉巴了,又换上新的。于是,因为山花的明媚烂漫,获得一种心灵的清静与满足。

花,亦如人。风雨兼程,小伙伴们都长大了。我们这一代山村孩子,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且实现着自己的追求和梦。

微风拂面,那迎风绽放的山花,一丛丛、一簇簇,争奇斗艳,散发着勃勃的生命气息。那微风里飘散着泥土味儿,让人感受到时光流逝里隐约的疼痛和细碎的温暖。“入目皆花影,放眼尽芳菲。”徜徉田野间,仿佛回到童年。

登高远眺,除了蓝天,还有梦想。季节轮回,一年又一年,山花灿烂绽放着。“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。”我的屋子里,必须摆上几盆花。暗暗祝愿:就让那漫山遍野的山花,永远开得鲜艳灿烂、光芒耀耀!

从盼春到惜春

□ 春雪

谁都盼望春天,希望春天早点来,可是,诗人们更急切,因为他们留下了盼春的诗。比如:唐朝的韩愈在《春雪》中盼:“新年都未有芳华,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白居易在《钱塘湖春行》中盼:“乱花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

谁都怜惜春天,怕春天匆匆就走掉了,可是,诗人们更加悲切,因为他们留下了惜春的诗。比如:唐朝戴叔伦在《苏溪亭》上说:“苏溪亭上草漫漫,谁倚东风十二阑。燕子不归春事晚,一汀烟雨杏花寒。”再比如,唐朝杜甫写下《绝句》:“江碧鸟逾白,山青花欲燃。今春看又过,何日是归年。”

怜惜,还有更狠的,“惜春长怕花开早”。怕春天走掉,反而希望春天的花不要早点开,好志忑吧?再加上“何况落红无数”。更志忑吧!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《摸鱼儿·更能消几番风雨》的金句。

有趣吧!在春天里,翻开诗词,发现,春没来,是盼,春初是盼,春天里,一直盼,好像春没有到来似的,到了谷雨,突然一转,好像春天快步走过了似的,于是怜惜起来。

最美四月天

□ 田秀明

春天的风,轻柔柔的,软嫩嫩的,拂过一树柳梢,拂过一汪碧水,拂过无垠的田野。一回首,一转眼,一抹桃红,三分柳绿,人间已是四月天。

四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。花儿不再含羞,热烈地怒放;草儿不再矜持,奔放地绿着。四月的河水,散了早春的寒意,温暖了许多,青碧碧地流淌着。就连四月的阳光也是暖暖的,暖了四月,暖了春天,也暖了人。

四月的天,瓦蓝瓦蓝的,蓝得一丝儿杂质都没有,清清爽爽。燕子回来了,这些可爱的精灵,像久别重逢的故交,呢喃着,舞蹈着,婉转

的歌喉仿佛被春天的露水润透了一般,不知疲倦地诉说着相逢的喜悦。

花开了,柳绿了,春天的色彩在四月里渲染得浓浓的。河水是亮的,鸟儿的鸣叫是清脆的。这样的春色似乎还不够。原野上,大人们来了,小孩子也来了,他们欢笑着,奔跑着,把一只只色彩斑斓的风筝送上了天空。风筝像鸟儿一样自由翱翔在天际,而线的另一头——牵着风筝的人,在这春意盎然里,心情也是自由奔放的。

四月里,不能少了清明。清明的尽头,是魂牵梦萦的故乡,是筋骨相连的根,也是一段缠绕不断的乡愁。清明

时节,人总是多愁善感的,把一腔情愫留在四月的春天里。阡陌上,生机勃勃,带着乡愁,带着乡思。花儿也含情,姹紫嫣红里透着万般风采;草儿也含情,青色绿意里透着百样神韵。在这风韵里,春意涌动,春光静好。

四月的田间地头,黑黝黝的土地被翻了又翻,一颗颗蛰伏于地里的种子,在一场春雨之后,在一鼓轻雷之后苏醒了,伸了伸懒腰,探头探脑地拱出了地面。眨眼间,已然一地新绿。这新绿,铺陈于四月里,铺陈于春天里;这新绿,是对夏天生长的渴望,也是对秋天收获的渴望。

投身于四月温软的怀抱

里,折一枝柳梢,嗅一朵花香,四月,便有了韵味,有了诗意。一缕风,一丝雨,一树柳绿,一地草青,都是一句句、一行行心动的诗,浅唱低吟间,四月便住进了心里。花开荼蘼,阳和启蛰,而我,注定是四月的守望者,是春天的守望者。

站在四月,我无端地想起林徽因的一段文字: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,是燕在梁间呢喃,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……”最美人间四月天,四月里那一抹抹醉人的美,在这个春天里,在岁月的过往里,定格为一道永恒旖旎的旖旎。